

DOI: 10.13288/j.11-2166/r.2018.24.003

针灸顺势思想与“气”

姜姍¹, 赵京生^{2*}

(1.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8 号, 100191; 2. 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

摘要 从顺势思想出发, 探究“气”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并由此从体质判断、经脉逆顺、针刺时间把握, 即顺人身之气、顺经脉之气、顺天时之气三个方面, 分别探讨顺应气势的主体思想在针灸理论中的贯穿。此外, 基于对西方顺势疗法的基本认识, 对比中医、针灸顺势思想与顺势疗法在“顺”的含义、客体、主体三方面之异, 说明二者异源同名。

关键词 顺势思想; 气; 针道自然; 顺势疗法; 顺势医学

现有针灸理论的源流之一《黄帝内经》成书于两汉时期的思想背景之中, 其对针灸原理及与之相应人体观的整体视域, 基本不离当时认知世界的思维模型——气^[1]。及至现代, 因于思想与视域的转变, 回溯古代经典中的针道、针理, 常有云雾混沌之感。要厘清古代针灸理论的本义, 根源在于对气的视域转换。故而认为, 将气的概念内化为面对古代针灸理论的观看方式, 直接“以气论气”地诠释针理, 而不拘于解构气之“本态”、离析气之“实在”, 更易贴近古人的立场, 以共同话语体会针灸早期“发明者”的著述初衷。

从古代经文中不难发现, 对顺势思想的阐述亦离不开对“气”概念的理解。本文在前期对“针道自然”思想原始与流变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索“顺势”与“针道自然”的载体、所顺之势与所法之自然的根本——气, 在针灸顺势思维中如何被阐发与表达, 以求由气窥“针道自然”之一斑; 并从气的概念出发, 辨析中医、针灸之“顺势”与西方顺势医学之“顺势”的异同。

1 顺“气”之势

在我们前期研究中, 主要从《针灸甲乙经》的“针道自然”思想来探讨针刺中的体质观, 然而顺势思想不仅限于体质, 已有学者提出, 有关“针道自然”的针灸方法其顺势特征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即体质、时间、经脉气血^[2]。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探讨在《黄帝内经》中这三个方面思想的核心概念——气, 于针道自然的顺势理论中所表达的含义, 以及气对顺势思想的统御作用。

1.1 顺人身之气

所谓顺人身之气, 即与受术者体质相关的针灸理论, 包含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对受术者体质的判断来决定针刺方法的选用, 其二是通过受术者的针刺反应辨别其体质特征。

《黄帝内经》中“因人而异”的思想贯穿始终, 如《灵枢·终始》中“凡刺之法, 必察其形气”即是此意。其中论体质与刺法有直接关系的内容主要有《灵枢》“根结”“经水”“逆顺肥瘦”“阴阳二十五人”等篇^[3], 皆是先论不同人体特征, 后或提出因人施治的总则, 或分别针对不同体质规定不同刺法。其中, 体质的分类依据多样, 从身形角度划分有骨、肉(肌肉)、皮(肤)、血、气、脉(经脉)、腠、体形、相貌等, 从其他因素角度划分则包括年龄、性格、饮食、社会职业(地位), 此外, 还有根据病情盛衰状态进行的划分。而对上述体质的描述最终都归结于血与气之论, 或以血气特征, 如“慄悍滑利”; 或以血气多少, 如“血气有余”等, 对前述进行性质的总括。至于这些“血”与“气”所代表的具体功能, 从《灵枢·阴阳二十五人》的描述中可知气与身形肥瘦相关, 血与皮肤润泽度相关, 故有“瘦而无泽”则“气血俱不足”的论述。

根据现代对血本质的认识, 虽毛发肤泽等外显征象确与血不无关联, 但古人所言之“血”与现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3CB532006)

* 通讯作者: kxy2761@sina.com

代所言“血液”并不能直接对应,而古人之“气”则更无法在生物医学体系中找到直接映像。因此准确地说,应是古人以观象的方法把无形的人身规律化为气血等概念,使散在的现象得以被归类,感性经验得以理性化,在新的征象中辅佐判断。

顺人身之气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针刺时受术者身体的反应辨别其体质特征,可以视为第一个方面的反推。对这一方面论述最详尽的是《灵枢·行针》,开篇对施针于人而有“神动而气先针行”“气与针相逢”“针已出气独行”“数刺乃知”“发针而气逆”“数刺病益剧”六种不同情况进行发问,继而论述“重阳(颇有阴者)”“阴阳和调”“阴气多而阳气少”“多阴而少阳”四类不同体质人群以及施术不当的两种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对行针反应的描述皆以“气”论,且体质概括亦归于阴阳之气特征的划分,对其中“气”的具体释义已有探讨^[4],这种极简的由气统领对人身体质现象与说理的描述常见于古代针灸理论之中。

1.2 顺经脉之气

若以概念化的方式思考气与血,则经脉便是气血载体的概念化形式,同样是对另一些人体现象的划归方法。而所谓顺应经脉之气,则至少包含两层涵义,一是顺经脉盛衰之势^[5],二是顺经脉走向方向。对前者的判断往往源于脉象,这也是常被忽略的经脉与脉诊的早期关系问题^[6];而因于经脉循行方向的人为规定性,使后者有更明显的说理倾向,但亦不失为对古人顺势思想的重要说明。此外,此处虽言顺经脉循行方向之势,并非指针刺时定按经脉所行方向进针,而是指在刺法理论中有此类规定进针方向的说法。《黄帝内经》中相关的典型论述:1)顺经脉盛衰之气,有《灵枢》的“阴阳二十五人”“通天”“九针论”“经水”等篇;2)顺经脉走向之势,有《灵枢》的“九针十二原”“终始”“寒热病”“卫气行”等篇。

在顺经脉盛衰之气的內容中,《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详细论述了脉诊与刺法的关联,通过寸口、人迎脉气的比较,判断人身气血盛衰、上下部位,并施以顺应病势、因势利导的治法。《灵枢·通天》描述划分了五态之人的阴阳经脉、络脉的气血形貌特征,给出针刺方法的指导,其中对气血的判断亦部分基于脉诊的大小、盛虚等征象;其他文段则不外对不同经脉的气血多少加以论断,此类论说在《黄帝内经》中常见,但其说理成分极大,部分文段的描述甚至还存在不一致之处,对本研究

有价值的是基于这套理论归根的顺应经脉气血的盛虚之势施用治法的思想。

如果说顺经脉盛衰之气的內容存在一定的说理性成分,那么顺经脉走向之势则几乎是纯粹的理论。《灵枢·经脉》中的经脉循行方向即对经脉所行气血的运行方向进行了规定,是将原始经脉向心模式转变为循环模式的经典论述^[7]。基于这一理论模式,《黄帝内经》其他篇章论说针刺迎随与补泻的关联,所谓“迎”,即与经脉气行方向相逆;所谓“随”,即顺应经脉气行方向。这一补泻观念发展至《难经》,完成了根本的理论化转变。《难经·七十二难》云“所谓迎随者,知荣卫之流行,经脉之往来也。随其逆顺而取之,故曰迎随”^[8]。虽然迎随补泻法生于理而收于理,但其思想根源在于逆气则泻、顺气则补,本质上亦是基于气的顺势表达。

1.3 顺天时之气

上述顺势的两个方面皆是囿于人体自身而论,属施术者与受术者间单纯的互动。然而顺势的思想当然不限于人本身,古代医家对不同时节人体气血状态观察入微,总结了大量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时间-针刺”相关理论,其中虽有为构建理论而脱离实际的附会,但核心思想仍在于知晓人身状态随天时变化亦即顺天时之气的规律,从而形成更精准恰合的针刺经验总结。

顺应时间规律行针刺之法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随时间变化人身整体状态呈现不同特征,从而决定施用不同刺治法。比较典型者即《素问·八正神明论篇》之人体气血、经脉、身形随月相而变的论述,经言“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此段描述了血气、肌肉、经络等时间变化性,而古人简朴自然的生活环境也使这一类经验观察成为可能,依循这样的法则而注重相应的针刺宜忌,至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其实践价值。

针刺与时间关系的第二个方面更多地依托经脉气血循行流注的思想。《灵枢·营卫生会》曰:“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可视为后世各类“时间针刺”疗法的理论之源。《素问·针解篇》

言“补泻之时者，与气开阖相合也”，其中的“气”亦是暗合于经脉所行之气，至于其顺序则又回到了《灵枢·经脉》的经脉之气流注交接规律。在这一系列经典理论基础上，渐至后世形成了兴起于金元时期的子午流注针法，其理论虽已远非《黄帝内经》之本貌，但无外乎通过五行配五输穴等方法，论说腧穴“开穴”时间^[8]，依然不离随时间而变的气血输注位置的说理套路。我们认为，古人早先创论时间与气血流注相关理论有一定的实践依据，但这一依据究竟是什么、在今天是否仍然适用则尚不可成定论。

顺天时之气的第三个方面较特殊，即经典中某些看似顺随时间的针刺方法，严格来说，已非顺天时之气的理论范畴，或者说，应属于特殊的理论论述方式。如《灵枢·终始》曰：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时为齐。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齐；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齐”。表面上看，该段仍就四时人体之气聚于不同身体层位而论，但结合后文“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齐”，以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齐”即可推知，此时的春、夏、秋、冬实为对施治不同层次、深浅的指称。杨上善解释为“秋冬之齐者，刺至筋骨，言其深也；春夏之齐，刺在于皮肤，言其浅也”^[9]。可见此节经文中的四季人体之气层位，实指几种不同针刺深浅的程度，而“气”已非实指，仅是性质的代名词。综上，这一类论说方法貌似顺时理论，本质上仍为上文所述第一种顺人身之气的理论。

2 顺势思想与顺势疗法

针道自然的顺势思维贯穿着针灸理法的各方面，甚至于遣方用药中亦不离顺人身天时之势的观念。但现代提及“顺势”一词，往往易与起源于西方、定名于德国 18 世纪的“顺势疗法”或称“顺势医学”混淆。

顺势疗法 (homeopathy) 又被翻译为“同类疗法”，其思想根源于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提出的“通过相同者，疾病产生；通过使用相同者，疾病被治愈”。1790 年，德国医生塞缪尔·哈尼曼 (Samuel Hahnemann) 亲自服用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皮，却产生了类似疟疾的症状，从而正式提出建立在相似性原则基础上的“顺势疗法”，即药物对健康人产生的症状，与疾病使病人产生的症状相同时，这种药物就能治愈这种疾病，简而言之，相同

者能治愈^[10 7-17]。随着顺势疗法在一些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预防中的运用，顺势医学逐渐成为在世界范围影响深远的补充替代疗法之一。

从顺势疗法的英文构词分析，homeo 意为相同，pathy 代表疾病，整体来看，即“与疾病相同”之义^[10 13]，从根本上来说，其思想关键词即“疾病”与“相同”。但因目前对 homeopathy 的惯用译法即顺势疗法，便令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辨别其与中医、针灸顺势思维之异同的必要。既言“顺势”，则至少包含三方面因素，首先是“顺”的本质问题，即何为“顺”；其次，所顺之“势”的所指，即顺势的客体；最后，让什么“顺势”，亦即顺势的主体。总结中医顺势思想与顺势疗法在这三方面因素的内涵，即“顺”的本质，前者为随变，后者为相同；所顺客体，前者为体质、经脉、时间，后者为症状；所顺主体，前者为内治（方药）、外治（针灸等），后者为药物。

在中西方两种“顺势”中，“顺”在本质上侧重不同，中医的顺势思想更多是强调主体与客体内在性质上的一致，即顺应人与自然的不同而随机应变，其关注的是差异性，这种差异可以“势”而论，也可以“气”概之；而西方“顺势疗法”从其诞生之初，即是基于对表面现象、直观表现相同的观察与把握，是相对简单的“相同者能治愈”的逻辑，因此，二者的“顺”之内涵并不在同一维度。在“顺势”的客体，即所顺应的对象方面，中医顺势思想强调对受术者体质特征、施术处经脉判断、施术时间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根本在于把握人身气血随诸因素的变动；而顺势疗法所顺应的客体为症状，虽然顺势疗法的发现过程是从药物在正常人体产生的效用而进行的逻辑推断，但其目的在于医治疾病，因此，其观察的对象亦在于所欲治病症的表现。当然中医顺势思想中亦有对症状观察的内容，如针刺补泻结合病症表现而施用特定刺法等，但其施术总体根据人与天地之气的常变，已将病症因素概括于人身气血变化的考量中，与顺势疗法的客体划分方式有所不同。最后在“顺势”的主体方面，中医、针灸的顺势思想固然包含了方药运用以及针刺等外治疗法；而西方顺势疗法发展至今仍限定在药物、草药的运用。

总体来说，中医、针灸的顺势思想所包含的范围更广泛，是传统中医治法的根本原则，对各类疗法都具有思维导向性作用；而西方顺势疗法则是与医学主流的对抗疗法逻辑相反的补充替代疗法，仅

为一定范围内的草药运用的思维方式。前者根本在于随“气”而变，且变应之法仍归于调气，中医的这种随“气”应变的灵活性，更重在对思维方式的培养以及对现象和实践之互动的体悟；而顺势疗法之所以易于推广，也正因其对现象与实践的单一、直接的逻辑推导，并不依托复杂深奥的思想背景。我们认为，根据构词本义，“homeopathy”更宜译为“同类疗法”，既准确达意也可避免与中医顺势思想不必要的糅杂。另一方面，作为两种不同于对抗疗法的医治理论，二者都主张以自然方法顺应治疗、调理病症，这种同样本于自然的特征，也是导致这两种在西方同属补充替代医学的疗法易相混淆的原因之一。

3 结语

从“针道自然”到顺势，其间蕴含了针灸治则的思想命脉。顺势作为“针道自然”的高度凝练，在针灸理论方面，搭建了经脉循行理论与针刺补泻方法，完善了时间、人体气血、针刺论治的互动体系；在针灸实践中，顺势涵盖了对人身体质、身形特点的观察，病变病症特性的判断，用针因时制宜、因人而异等原则。而在《黄帝内经》及其后古典针灸文献对顺势相关内容的论述中，“气”是贯穿于现象、理论、操作等层面的核心线索。古人常善以“气”概括对现象和规律的思考，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描述功能、变化、趋势等一切抽象性概念，从而对应于实践中相仿的现象，以知晓应对的方法。本文所论顺势思想亦体现了气概念的这一作用。对顺势的探索，一方面促进了对“气”在古代人体观中内涵和意义的理解，另一方面，“气”本身作为古人的思想单元之一，加强了看似无关理论内容之间的串联，以助形成古代针灸理论

的体系化认识。

此外，在对中医针灸顺势思想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更易于辨别顺势思想与西方顺势疗法的异同，中医顺势思想独特的“气语言”，更是这种差异的根源所在。因此，对于西方科学的术语、概念，更应注意透过文字表面究其思想起源，从而在文化传播中更精准地翻译术语，既不简单以目的语概念直接取用、代换，亦不可想当然地发展原意，更应避免将不同思维维度的术语用于理解西方科学问题，以在最大限度保护传播文化的本原性的同时，使跨文化间的界限更为清晰。

参考文献

- [1] 刘长林. 中国象科学观: 易、道与兵、医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823.
- [2] 赵京生, 史欣德. 针道自然: 论针灸方法的总体特征 [J]. 针灸临床杂志, 1998, 14(10): 1-2.
- [3] 梁运通. 黄帝内经类析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6: 440-442.
- [4] 姜姗, 赵京生. 从《灵枢·行针》谈观念之气与现象之气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6, 22(2): 224-226.
- [5] 赵京生. 经脉与脉诊的早期关系 [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0, 16(3): 168-171.
- [6] 赵京生, 史欣德. 论经脉理论的两种模式 [J]. 中国针灸, 2009, 29(12): 1016-1020.
- [7] 南京中医学院. 难经校释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131.
- [8] 张树剑. “子午流注”针法理论思想探析: 兼论金元针灸理论之固化 [J]. 针刺研究, 2015, 40(2): 161-165.
- [9] 杨上善. 黄帝内经太素 [M]. 李云, 点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7: 284.
- [10] 高永献. 现代顺势医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4.

Homeopathy Idea of Acupuncture and Qi

JIANG Shan¹, ZHAO Jingsheng²

(1. Institute of Medical Humanit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2.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idea of homeopathy,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leading role of “qi” in it, and thus grasps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judgment, the meridian reversal, and the acupuncture time to explore the pervasiveness of the subjective thought of idea of homeopathy in acupuncture theory the three aspects of primordial qi, channel qi, and natural qi.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homeopathic remedies, the contrast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homeopathic remedies in the meaning, object and subject of “shun” is different, indicating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name.

Keywords idea of homeopathy; qi; acupuncture with nature; homeopathic therapy; homeopathic medicine

(收稿日期: 2018-08-18; 修回日期: 2018-09-26)

编辑: 崔京艳